

人间物语

片羽

老物件

| 吴丽娟 |

从小跟着祖母，看她绾着发髻，佩着银簪，花白稀疏的头发，却依旧打理得特别清爽整齐。在发髻中间，佩一根两头略粗中间略细的雕花银簪子。

祖母爱穿蓝衫，斜襟总是别着一根银质的链子，喜用白底彩绘瓷器小茶壶喝茶。

她嫁给我祖父的时候，家里给她置陶瓷碗碟，请银匠来家里打银器。光是木匠做木工，就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木箱、交椅、琴凳，还有放衣服的大木箱柜。柜子外雕花，漆红漆……每一件木制品都是精心打造。

她是外曾祖父的大女儿。外曾祖父是当时张村乡吴坑村的地主，嫁女儿一定是讲究的，不容半点马虎。祖母出嫁的时候，戴着外曾祖父特意为她定制的凤冠。外曾祖父甚至还给了她三根金条作为陪嫁。

祖母是坐着轿子从张村吴坑嫁到贤良黄坛的。祖母说，坐轿子太折腾人了。狭窄的古道一路蜿蜒，从山上往山下走，再从山脚爬上山坡，她被晃得晕头转向。我曾在电视剧里看到旧社会女子出嫁时的场景，道路虽平坦，但新娘子坐在轿子里都会被轿夫故意晃来晃去，直到晕轿呕吐为止。祖母当年出嫁时的场景，大抵如此。

村人以为我们家现在还留着祖母当年陪嫁的那些老宝贝。但那些值钱的东西，多半在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都被祖母置换成救命的粮食给伯父、父亲和姑母他们果腹了。那个年代，金条凤冠不及几斤粮食。对于祖母来说，没有什么比保住几个孩子的生命更加重要。

祖父是个书生。准确地说，是个穷书生。曾祖父是用嫁女儿的礼金送祖父到举水高小念的书，高小毕业时，祖父已是29岁的大龄男青年了。就在那年，吴坑村地主家的大女儿刚满20岁，也就在那年，她带着外曾祖父为她精心置办的嫁妆嫁进黄坛吴家。

后来，祖父去世，祖母才40出头，我的父亲才只有两岁。很难想象，祖母一个人拉扯三个孩子，熬过了怎样艰难的岁月？祖母年近70才当奶奶，对我疼爱有加。我一直跟着祖母生活，她身边用的每一个老物件，我都非常熟悉。

因为怕冷，她喜欢穿着旧布鞋睡觉。传统的千层底，表面全黑。每一个夜晚来临的时候，被裹成三寸金莲的小脚，就蜷缩在这布鞋里。

布鞋时常被祖母洗得很洁净。断奶就跟着祖母同眠的我，一直跟祖母有着过分的亲密。冬夜里，祖母总是说冷。她说自己属蛇，属蛇的人最怕冷。我就抱着祖母的脚入眠。依稀记得，我六七岁的时候，我们家里还没有好的垫被，用的是晒干的稻秆做垫被，自然没有棉垫被来得温暖。还好，年幼的我身体里住着

“三把火”，在冬日夜里，也曾温暖过我的祖母。如今，我也迷上布鞋，从春天穿到秋天。布鞋也是黑面的，上面有小碎花或者京剧脸谱。那脸谱里，仿佛有我祖母慈祥的笑容。

祖母生前在斜襟上佩戴的银链子，很可惜被母亲弄丢了。一直怀念，只可惜没有碰上类似的。前阵子，花了重金买下一根老银链子。莲蓬景泰蓝围裙链，链子略小了些，莲蓬倒算精致。拿给好友舒大哥帮忙看，他说值。还帮我用牙膏小心地洗净，再用酒精消毒。他说，这样就清清洁洁了，你放心戴吧！

舒大哥与我一样，喜欢老物件。他的家里和茶室都装扮得古色古香。有次去他家玩儿，他送了一支老银簪给我，让我做书签用，我十分欢喜。他告诉我，他小时候也生活有着几百年历史的古宅子里。果然，童年的生活环境对于一个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为了在新房阳台上种菖蒲和金钱草，五一假期的第一天，便让友人带着我和我爱人冒雨去松溪买青石旧猪槽和石臼。买回来器物，迫不及待地与爱人和孩子一起洗净，当晚就搬到十六楼的阳台上摆好。第二天，又拉着爱人和孩子陪我去西洋殿的溪边寻菖蒲。逢雨，一家三口被淋成快乐的落汤鸡。

回家路上，舒大哥说从龙泉给我带了一把金钱草。一家三口便迫不及待地驱车去舒大哥的茶室取了金钱草，养在旧猪槽子里。青石里养着花草的阳台真美，有古意。旁边，是奶奶留给我的把旧交椅。椅背上有刻画，座位底下，还有个小抽屉可以放小物件。阳台一角，因为有了这些旧物，变得更加温暖妥帖。午后的阳光打在旧物上，有种说不出的美。那样的时光，我能感受到这些老物件与我一样，是欢欣喜悦的。

祖母的两条琴凳，留给了弟弟。每次总跟弟弟说，以后我会打造一个茶室，一定要将琴凳摆在我那儿。又央求父母将祖母留下的那只装衣服的雕花老柜子送给我。父母自然都依我，无奈现在这个家里摆不下那只柜子，而且装修风格也不搭，暂时还是存放在父母家里。他们都深知我与祖母的感情，也了解我对老物件的喜好。对于家里仅存的那些老物件，只要我喜欢的，都愿意给我。

我自己出嫁的时候，更是不要求父母给我多少陪嫁，只要了祖母留下的那对青花瓷盘。那盘子曾在2010年父亲在丽水做手术的时候，险些被盗。一家人都有种失而复得的感觉，虽然不值什么钱，但却倍加珍惜。

这些“无用”之物，在我这里，却是无价之宝。我坐在老交椅上练字、看书、写些温暖的文字。身边的老物件，就静静地陪着我，单薄的光阴因此变得辽阔而深厚。

秋光满湖塘

| 姜桦 |

秋天的盐城西乡，阳光踏着碎步在垛田上走，碧水蓝天下的湖塘旁边，一大片一大片菊花赶着趟儿呼啦啦盛开，堆满了弯曲的田埂。不远处的蟒蛇河和大纵湖边，芦苇丛中飞起一群群白鹭，贴着水面落向同一处高墩，落向那一片迷人的湖塘花海。

十月，金灿灿的秋风是充满幻想的调色师。在盐城西乡，那一处处高出地面、四面环水的土墩，常常被称作“垛”，那水边的田地便也成了“垛田”。其上垒土，其下水流，垛田是千百年来里下河水乡的农民们赖以生存的所在。人勤地不懒，垛田上面从不会剩下半隙空地。春天，我来这里，看见湖塘里开着大片大片的油菜花，夏天则是金黄的向日葵，现在，秋风十月，这一片湖塘花海似乎又成为了菊花的天下。这当中，疏华菊和百日菊是主要品种。当然，更多的似乎还是稻田。水稻作为一种农作物，它是人们活命的口粮，而今，在这片邻近大纵湖的田野里，经过整整一个夏天，吸收了一年中最为充足的阳光，千亩湖塘正聚集起一年四季最成熟、耀眼的金黄。同样是黄色，这片稻田比春天的油菜花更加成熟、丰盈。确实，浸泡了太多辛勤的汗水，这来自秋天的收获，无论如何都会比春天更加扎实，那些果实的气息，也更加接近泥土的芬芳。

地处盐城盐都区的大纵湖，拥有里下河地区最为辽阔、清澈的水域，早些年，有苏北第一泻湖之称的大纵湖，曾经是盐城这座百万人口城市最主要的饮用水源地。大河奔流，大湖泱泱，蔚蓝天空下，九九八十一道弯的芦苇迷宫如梦如幻，那些白鹭、苍鹭、水雉、震旦鸦雀、长脚鹬，甚至还有东方白鹳，无数鸟儿将叫声留在了安静的湖面，绿色的大纵湖因此成为“水鸟天堂”。而现在，因为一片盛开的菊花和七彩稻田，一群又一群鸟儿飞跃宽阔的湖面，从蟒蛇河两岸汇聚到这片垛田、汇聚到与大纵湖仅仅一路之隔的湖塘花海，用欢快的节奏弹起抒情的乐曲，唱响绿色的歌谣。而这些鸟儿当中，最多的当数白鹭和灰鹭，它们用宽阔的翅膀覆盖着湖塘花海，覆盖着一大片金色的菊花地和水稻田。

和春天蓬勃向上、一直朝着阳光生长的油菜花不同，秋天，湖塘花海里所有的花朵都贴着地面开放，沉甸甸的水稻田更是和脚下的大地紧紧靠在一起。站在高高的瞭望塔台，金色稻

田里有一幅巨大的稻田画，那是设计人员用一个个不同的水稻品种，经过特殊的育种和栽培技术，精心点染、浸泡出的“黄金盛典”。金黄稻田里，稻香深处跃动起一只巨大的螃蟹图案，恣意纵横，又有些洋洋得意。大纵湖的Logo（标志）则是芦苇一样的墨绿色。更令人叹为观止的是，今年正值建党百年，农业科技人员精心设计，用十多种稻谷栽种在脚下的这片垛田，从春天，到夏天，一直到秋天，此刻，穿过缤纷烂漫的秋风，一排醒目的文字跃然于一片湖塘花海，整个稻田就是一面五彩斑斓的旗帜。一幅巨大的稻田画，就此承载着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对于太阳月亮和镰刀铁锤的祝福。

作为著名的国家湿地公园，几年来，从《月光三千亩》到《湖塘花海》到《湖边记》，我曾经多次写过这片土地。置身其间，因为一片湖光水色，我仿佛也成了大纵湖和它的无边花海的一部分，成为一片“浮在水上的云彩”。而现在，在这个金灿灿的秋天，且让我将那片七彩稻田里生长出来的图案，写成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献给大地的最真挚的祝福吧。一只只清水大闸蟹从大纵湖里探出来，爬过蟒蛇河边的那一座码头，一脚便站在了湖塘花海这一片金黄的稻田，像一个个活泼的精灵，又像是美丽的童话。

稻田画的灵感和创意，来自那些祖祖辈辈生活在大纵湖边的渔民。仅仅是在几年前，大纵湖周边的湖面还布满了一道道渔网和虾笼蟹簖，如今，退渔还田，退渔还湿，这些常年生活在湖上的人们，从船头走到了岸上。告别传统的种植和养殖模式，作为全国“两山”实践创新基地的盐都，当一道道田垄和水面走到一起，这片湖塘花海也就成了人们创意生活的舞台。用从小渔船上腾出来的一双勤劳的大手，激情擘画家乡更新更美的蓝图，世代生活在大纵湖边的人们，碧水蓝天下，有属于他们的“金山银山”。

稻穗低垂，花朵绽放。大纵湖和湖塘花海，两只荡漾在盐城西乡的喜船（花船）。头顶一轮太阳，身边浮着月亮。一把长篙系着鲜亮的红绸，春天，推开一大片盛开的油菜花，秋天，穿过菊花盛开的垛田，金锁玉佩，叮叮当当，湖塘花海托起七彩稻田——整个大纵湖、整个盐城西乡、整个里下河都跟着激情舞动起来。

